

# 一本草率成書的巨著

梅川

(編者按：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及中國基督教協會出版的《天風》月刊八八年第九期刊載了這篇書評，本刊特把它轉載，以助讀者了解國內宗教界人仕對《中國教案史》一書的反應。)

近年來，我國文教事業與社會科學研究部門，陸續出版了一些宗教歷史書籍，其中也包括中外基督教史的論著。這是一件可喜的現象。廣大讀者通過閱讀這些書籍，將會從歷史事實中，對宗教有一個比較客觀的了解。一九八七年四月，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了《中國教案史》一書。該書作者費了一番心血，搜集了大量教案資料，編著此書。本書編著者所付出的辛勤勞動與本書出版的積極意義，都是不能抹煞的。但是，由於本書可能是在倉卒的情況下寫成的，同時編寫者在學風上也缺乏嚴謹的態度，有些內容的敘述，違背了歷史基本事實。現分別說明如下，供編著者作參攷。

1. 抄襲他人著作，據為己有：筆者在拜讀這部大本頭著作時，發現內中許多內容文字非常面熟。我拿出手頭所持的兩本有關中國基督教史的著作（一為青年協會書局出版的王治心所著的《中國基督教史綱》，一為近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顧長聲著的《傳教士與近代中國》），經初步核對，《教案史》抄自王、顧著作中的內容，即達十餘處（其中王著佔主要部份）。每處最少不少於二頁，長的連續達八、九頁，合計字數不下五萬。例如，張劉本第 316—324 頁即抄王著；張劉本 355—362 頁即抄顧著。這樣大塊大塊的抄，幾乎一字不動，只有個別處把前後段落調換一下。不僅照抄史料，也抄論述——即使是原著並不妥當的一些論述。

2. 引用史料時未經核實，以訛傳訛：由於作者在著述時持有草率作風，以至於在抄時也採取囫圇吞棗的態度，盲目相信別人著作所用史料必定是事實，因此就犯了“以訛傳訛”的毛病。例如，他們在抄襲顧著 325—333 頁關於基督教在五卅運動時的政治態度的記述，就是一例。顧長聲先生在記述這段史實時，一口氣批評基督教在五卅運動中所持的反動立場，並且這樣寫道：「在工部局會審公堂審訊愛國志士時，又指使兩名美國傳教士出庭作証，一個是慕爾堂的安迪生，一個是前任東吳大學校長葛賚恩。他們為巡捕開槍殺死我同胞進行辯護，為英帝國主義開脫罪責。」這裡涉及兩個問題，一是基督教在五卅運動中的政治態度，一是兩個美國傳教士出庭作証的問題。關於第一個問題，儘管顧著所提及基督教的反動立場不很具體，但我們完全相信作為被帝國主義勢力所控制的基督教，有與帝國主義妥協，為巡捕開槍屠殺我國同胞幫腔的勢力存在。但根據當時的報紙報導，許多中國基督徒與廣大中國人民一樣，在五卅問題上，愛國主義的立場是鮮明的。如上海基督徒聯合會、南京金陵神學院同學、著名基督徒傅若愚、劉湛恩、范子美等，就曾在當時的報紙上義正辭嚴地譴責英帝慘無人道的行為；香港路英人主辦的聖書公會內有中國基督徒工作人員二十餘人，「對於南京路慘劇，莫不義憤填膺，今已捐棄私誼，同於六月八日下午全體離職

，現該會中已無一華人在內辦公。」（以上消息見一九二五年《申報》6月10日、6月11日，《民國日報》6月5日、6月16日、6月21日等）顧著對於中國基督徒的愛國主義立場隻字不提，似欠公允。第二個問題，顧著所提安迪生、葛賚恩出庭作偽証一事，更是無稽之談。我們查閱了當時的報紙，絕未見安、葛兩人「為帝國主義開脫罪責」之証詞。相反，一九二五年6月14日《申報》報導：「西教士愛迪生投函，言及五卅目睹之經過，抨擊巡捕，羞彼武力之凶殘，讚揚學生身殉信仰之熱情。對五卅慘案無同情與悲傷之心者，非人情也。」又據當時報刊（包括教會報刊）報導，出庭作証「為英帝國主義開脫罪責者」的，係內地會傳教士惠司尼其（Westnidge）。但惠司尼其之謬論一出籠，即遭全國基督徒的強烈譴責。如《民國日報》一九二五年6月23日曾報導：上海基督徒聯合會斥責惠司尼其有背基督精神，稱惠為「喪心病狂」，「犯上帝之第九誡」（註），「中外信徒均當與惠割席絕交」云云。

3. 抓住個別，大事渲染，否定主流，得出是非顛倒的結論：本書有的部份反映了作者的極“左”思想在作怪，對宗教界人士中的壞事情很容易聽得進去，以至於抓住個別壞事，不問其在全局中的地位如何，即予羅列書內，大事渲染，使那些不明真相的讀者看了之後，會得出是非顛倒的結論，有礙於當前我國人民在「四化」基礎上的團結。例如在該書第733—734頁，著者以日寇在華北成立“華北基督教團”，個別教會人士所發表之漢奸言論為根據，即認為“基督教新教教會扮演的不光彩角色”，“中國基督教徒充當日寇的幫凶”。全書隻字不提廣大中國基督徒在抗戰時期所作的重大貢獻。在這篇短文裡，不容許我詳細敘述中國基督教人士在抗戰時期的積極作用，我只引用當時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區域所出版的唯一報紙《新華日報》在一九三八年7月12日由“編者”署名表揚中國基督徒為抗戰作貢獻的一段話，說明《教案史》的著者對歷史事實所採取的輕率態度。

「……我們必須指出，中國的基督徒，一般的說來，和信仰其他宗教的同胞一樣，都是很好的愛國主義者。有許多基督教徒的團體和組織，抗戰以來，發揮過許多積極的作用，進行過許多英勇的奮鬥，可以作為各界民眾的模範。」（以下表揚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抗日作用略）

4. 濫收資料，書名內容不一致：本書定名為《中國教案史》，全書近九百頁，大約有二百頁談的不是教案的事。第128頁以前與第十二章以後談的屬一般教會歷史，與書名意義不符。又在卷前收集了二十二張圖片，最多只有六張與教案直接有關，什麼“乾隆愛妃香妃畫像”、“乾隆粉彩雙口瓶”、……這些未經任何說明的圖片，怎樣也無法與基督教教案聯繫起來。

本書的編寫可能出於很多人的勞動，而主編者在匯集各方面的勞動成果時，沒有認真地進行一番去粗存精、去偽存真的艱辛勞動，自然出現像文中所述的各種問題。倘若編者能端正治學態度，對本書的編著重新下一番嚴謹功夫再行出版，它將成為廣大讀者與教史研究者大有幫助的一本書。

註：第九誡為「你們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」。